

台北“金萱会”

陈珏(台湾)



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倪克鲁在“金萱会”演讲

笔者认为,世界进入21世纪,全球范围内广义的汉学研究正在向中文世界移动,照目前的速度,在15年左右,汉学研究的重心会从欧美返回到东亚,实现“汉学回家”——

什么是台北“金萱会”?这是台湾清华大学主导的一个国际级的汉学“沙龙”,邀请世界包括两岸学界的名流演讲,奉一杯阿里山特产的金萱茶饗客,展开汉学界前沿课题的讨论。说起它的创办,要先说说国际间闻名的汉学沙龙哈佛的“红粥会”与日本京都的“蟠桃会”,“金萱会”原是承此而来。

“红粥会”的创办者和主持人,是哈佛音乐系暨东亚系教授赵如兰(下图)。赵如兰的父亲是当年清华国学院“四大导师”之一的赵元任先生(其余三位为王国维、梁启超和陈寅恪)。赵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以90高龄遽归道山之前,毕生领导国际间中国语言学研究的贡献,太平洋两岸鲜有出其右者。赵先生的专业虽是语言学,然一生交游广阔,20世

纪学术界、教育界、文化界、政界的华洋名流,诸如胡适之、费正清(John Fairbank)、李约瑟(Joseph Needham)、罗素(Bertrand Russell)、蒋经国等等无不结交。赵如兰女承父业,成为当年哈佛校园中少数的女性教授后,在专业之外,文化社会活动也相当活跃。赵如兰在哈佛家中所举办的汉学沙龙之所以取名“红粥会”,是因为每次邀请与汉学有关的名流到客厅演讲,席间招待的是女主人亲手所炖的一碗“红粥”,座下的听众,不乏哈佛的重量级教授,当然也有初出茅庐的年轻研究生。“红粥会”上,宾主双方童言无忌,谈笑风生,讲者与听者往往都是人才一时之选,这样的聚会也就成为前沿汉学的重要学术资讯的交换场域,催生突破性研究成果的摇篮,十分富有传奇色彩。

如今赵如兰已是90高龄,“红粥会”停办了,但许多参与者在心中珍藏着难以忘怀的回忆。

“蟠桃会”的创办者和主持人,是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小南一郎。小南一郎师从汉学史上大名鼎鼎的小川环树和吉川幸次郎,是京都学派的第三代嫡传弟子。他涉足考古,与两岸的两位宗师——清华出身的夏鼐和哈佛出身的张光直都是忘年交,在师承谱系一丝不苟的日本汉学家中,他是一位相当少见的跨学科的人物。小南一郎创立和主持的汉学沙龙取名“蟠桃会”,近20年来,一年两次的“蟠桃会”围绕文学、考古、宗教诸领域,宣读论文,自印辑刊,煞是热闹,端的是京都汉学的一大景观。不过,与“红粥会”的“红粥”饗客不一样,“蟠桃会”没有蟠桃,与会者无法亲尝,只能向壁虚拟。

笔者在上世纪末,分别与“红粥会”与“蟠桃会”的两位创办者有过忘年的交往,对这两大沙龙印象美好。清华的汉学研究传统源远流长,从“四大导师”时代开始,人才辈出,如翻译家梁实秋、佛学研究者汤用彤、语言学家王力、作家钱锺书、诗人闻一多等,一长串名单,难以枚举,都在国际汉学界产生影响。继百年清华汉学的传统,促成文史研究的国际化,是两岸华人念兹在兹的愿景。5年前,笔者到台湾清华任教,研究室窗外林木葱茏,午后常常喝一杯阿里山的金萱茶,展卷读书,尘虑顿消。因为我有在西方汉学界10年专任的经历,到台湾清华后受命主持种种汉学方面的大型研究计划,邀请汉学界的重要人士到台交流,因此便有了“金萱会”的诞生。

“红粥会”的主场是赵如兰哈佛家中的客厅,“蟠桃会”的主场是京都“乐友会馆”,“金萱会”的主场则是台北福华文教会馆14楼贵宾厅。今年“金萱会”的国际演讲人来自

欧、美、亚、澳四大洲,包括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教授戴梅可(Michael Nylan)、德国慕尼黑大学教授(该校前副校长)叶翰(Hans van Ess)、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兼副院长倪克鲁(Lukas Nickel)、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坂昭广、澳洲国立大学讲座教授闵福德(John Minford)等,涉及中国古典文学的西译、史记与汉书和唐代的诗与文、汉代的手抄本文化等文史领域中的一系列国际前沿研究。

笔者认为,世界进入21世纪,全球范围内广义的汉学研究正在向中文世界移动,照目前的速度,在15年左右,汉学研究的重心会从欧美返回到东亚,实现“汉学回家”。我相信,新世纪的国际汉学界一定会出现多个新的“红粥会”、“蟠桃会”和其他有特色的学术沙龙。在沙龙里以文会友,从容研究21世纪“新汉学”,共同迎接汉学回家,这便是台北“金萱会”的意义。

(作者系台湾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暨历史研究所教授)



赵元任和赵如兰父女

邮票挂红灯

司徒一凡

灯笼是中国的传统民间工艺品之一,在古代其主要作用是照明。据历史学家考证,中国灯笼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的便携式照明工具。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中,灯笼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,特别是大红灯笼,已逐渐演变成中国人喜庆的符号。每逢佳节、庆典等重大日子,高高挂起的红灯笼绝对是装点气氛的首选,“张灯结彩”就来源于此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欣赏那些高挂在港澳台邮票上的大红灯笼,为即将来临的新年、春节助兴。

台湾“中华邮政”2004年11月10日发行一套2枚《鸡年》新年邮票和一枚小型张,你看这个单张红灯笼成为主角,灯笼上印着雄鸡报晓图案,灯笼的穗儿还微微飘起,仿若春风拂面,带出浓郁的中国新年气息。



澳门邮政2009年10月1日发行了一套4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》邮票和小型张。每张的左上角都悬挂着一对印有“国庆”字样的红灯笼,庆祝气氛极为浓厚。此外,澳门邮政1993年5月19日曾发行过一套4枚《中国传统婚礼》邮票,自然少不了喜庆的红灯笼入画。



香港邮政2010年6月24日推出了一套6枚《香港特色街道》邮票,其中的这张“赤柱市集”,在艺术化地表现店铺时,一对红灯笼照亮画面,也渲染出中式风情。笔者在此向集邮迷透露,香港邮政将于2013年7月发行一套6枚《中西婚嫁习俗》邮票,图案中也各描绘了一对红灯笼,成为中式婚礼的象征。



粤港联手 新年假期堵“水客”

木日

水货客指在境外购买商品带入境用于销售的人。如未经海关检验和交税便带入境属走私违法活动。但对于水货客来说,从港澳带货到广东却能规避违法,他们每次都在限量规定内带货,因交通成本很低,可一日多次出入境,逐渐形成水货客“大军”,给香港居民的日常生活和海关的秩序带来不少困扰。

据广东出入境有关负责人介绍,过去的水货客往往是港澳本地居民,大多为港澳低收入人群。而近年内地居民来往港澳更便捷,特别是深圳“一签多行”政策和商务签证政策,使得深圳户籍居民和持商务签证的人员,可以一年内每天无限次访港,为水货客提供极大便利,不少深圳居民受利益驱使成为水货客生力军。据深圳罗湖口岸查获涉嫌走私旅客移送缉私部门的行政案件中,香港籍与内地籍人员的比例由2010年的8:2,变为今年的6:4。

香港出入境管理处表示,会在新年出入境高峰期加强打击水货客。据香港媒体报道,粤港打击水货客拟出新招,未来拟对“一签多行”旅客每日出入境次数提出可行的限制措施,从源头遏制水货客活动。

据海关部门统计,在每天一次往返的旅客中,95%为正常旅客,5%为水货客;在每天多次往返的旅客中,95%为水货客,5%为正常旅客。粤港双方将从实际情况出发,对“一年内多次往返”及“当天多次往返”的证件管理制度进行研究,可考虑进行区别管理或限制性管理措施,对当天多次往返和一年内多次往返人员进行限制。

两岸小词典

米苔目
说明:又叫米筛目,是用米粉和蕃薯粉做成的特色小吃,做法有点像大陆北方的“压饅饅”。可加入糖水、刨冰做成冰凉可口的甜品,也可用乌醋凉拌,还可用柴鱼汤煮,也可以像河粉一样快炒。
例句:米苔目有汤的跟干的,都是40元(新台币)。我今天点的是汤的,配以虾米、洋葱跟韭菜,大骨汤十分香浓,洋葱跟虾米的香味融入汤中,入口过瘾。

甜不辣
说明:日语的音译,是一道小吃。做法为将鱼肉打成鱼浆,加入淀粉、肉、海鲜加以塑形,再下油锅炸熟。
例句:甜不辣最重要的是在酱料,酱料只要好吃我想甜不辣就不会太差。

北京纪念邓丽君

万一

明年1月29日是邓丽君诞辰60周年的日子,为纪念这位华语传奇歌手为乐坛做出的贡献,北京近日举办“邓丽君文化影响力大家谈”研讨会,来自文化界、音乐界及社会各界的60多位嘉宾,就“邓丽君文化现象”展开研讨,深入挖掘歌声背后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底蕴,畅谈邓丽君歌声的启示。邓丽君的哥哥、邓丽君文教基金会董事长邓长富到京与会,并带来了邓丽君生前最喜爱且从未公布于众的一张珍藏照。

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副团长甲丁说,现在谈论邓丽君,其实就是在说我们自己。他回忆第一次听到邓丽君的歌声时的震撼:音乐还能这样写,这样听,这样唱?邓丽君教会了很多人用心去表达音乐,她的歌声为“文革”刚结束后中国人的情感表达找到了一种方式。“邓丽君现在不仅仅是属于邓家的,也不仅仅属于台湾和大陆,她属于一个时代。”

著名词作家付林说,邓丽君音乐最核心的价值是它的时代性、时尚性,她影响了中国音乐工业的转变,“她是先于经济交流之前进入大陆交流的第一人。”付林承认,自己早期的作品《小螺号》等,其实就是模仿邓丽君的作品创作的。



了解国情 是一种素质

陈晓星

北回归线没有穿过中国的哪个省?被喻为“诗奴”的唐代诗人是谁?第一次“徽班进京”是哪位皇帝在位时的事情……这是香港学生第二届国情知识大赛中学组的题,我越看越惭愧,大学组的干脆不敢看了。

比起惭愧,更不好受的是难堪。难堪的经历和“国情”二字有关。多年前在德国一个家庭做客,主人上幼儿园的小女孩围着我问新鲜,观察一会儿后开口问我:“你从哪里?”我笑答:“中国”。又问:“你们国家从南到北多少公里?”我愣住,对着小女孩湛蓝的眼睛难堪。接着,小女孩摇头晃脑地蹦出了一长串:“我们德国南北870多公里,东西640多公里,我们的邻国有丹麦、荷兰、比利时……”听朋友忙着翻译,看小女孩的妈妈满脸自豪,我真恨不得马上消失。

小女孩显然是在背书,就像中国的孩子背“床前明月光”。事后我问朋友:“这么小,谁教她这些?”朋友答:“漫画书有,幼儿园也教。”再问:“为什么教这

些?”答:“爱国主义啊。”朋友接着叮嘱我不要和德国人主动谈领土问题,更不能谈希特勒,“德国战败后领土面积缩小,谈这些就像揭他们的伤疤。”

后来多次提到这个经历,感慨德国的教育如此“政治”,一位拿美国绿卡的朋友说:“美国也一样啊,我女儿的小学校天天升国旗。”

原来,在我们误以为不谈政治的西方国家,爱国教育已深入到幼儿园和小学校,而且,孩子的家长以此为欣慰。面对那位背诵国情的小女孩,我因为答不上来“从南到北多少公里”而有无地自容之感,这是一种很自然的感受,因为那样的对比凸显出了自己的国家是一种素质,否则至少是一个人知识的欠缺,是教育程度不够的表现。

国情教育的核心是了解自己的国家,爱自己的国家,这对一个人来说也是自然的感情,并不高深遥远。爱国主义是什么?是喝中国的水吃中国的米长大,是这块土地的兴衰

直接关联自己和亲人的幸福,是你走出国门,无论张三李四,别人都叫你“中国人”。“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深厚的感情。”

第二届香港学生国情知识大赛本周落幕,但关于是否增设德育和国民教育科目的讨论仍未结束,有港人认为这样的科目是“洗脑”而激烈反对。如果教授中国国情是“洗脑”,那香港的孩子学习哪国的国情不是“洗脑”呢?如果非将自己看待中国的角度和眼光加之于孩子身上,让香港的孩子只知香港不知中国,只知中国落后西方文明,这不是“洗脑”吗?不仅“洗脑”,还误人子弟。

当然,关于国情教育的具体内容和教授方式可以讨论,内地的德育课内容也在与时俱进,早已不是笔者当小学生时的“万岁”连篇。但直斥国民教育就是“洗脑”则太武断了。香港的孩子当然要了解中国,热爱中华民族,五千年文明、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尽在心中,有何不好?